



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

SEJAKAH PERKEMBANGAN
BAHASA INDONESIA

■ 孔远志著



SPBI-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登记证号(京)159号

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

孔远志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0千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301-01455-4/H·154

定价:3.2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阐述印度尼西亚语形成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印尼地方民族语与方言的作用,印尼语中的借词,当今印尼语发展的若干特点和前景。该书结合印尼民族的起源及历史,论述印尼语的形成与发展,参考近百种论文、著作,提出了个人见解。

本书适用于学习、研究印尼语言、历史以及东方文化的读者和学者,有利于了解印尼语、印尼民族的历史。

序 言

对孔远志副教授所论著的《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的总印象是：相当有水平，既引用了他人的各种观点，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成果是一位勤奋认真的学者所理应获得的。

此书的结构及章节的划分切实又明了，因而可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印度尼西亚语从马来语到一种新的现代语言的发展过程。印度尼西亚语已经进入了世界十大语言之列。

世上没有无瑕之玉，此书正如一块白玉，虽然尚有瑕疵，但白璧微瑕，仍不失为一块有用的白玉。

穆迪罗(签名)

1990年11月10日于北京

注：穆迪罗先生为北京外文出版社的印度尼西亚文部印尼籍专家。序言由北京大学张玉安副教授译成汉语。

SAMBUTAN

Kesan umum setelah membaca *Sejarah Perkembangan Bahasa Indonesia* susunan Prof. Madya Kong Yuanzhi ialah bahwa karya ini cukup bermutu, mengandung berbagai butir gagasan yang asli dan mandiri sebagaimana harusnya hasil pengolahan pikiran seorang peneliti yang tekun dan bersungguh-sungguh.

Bangun atau struktur karangan, pembagian bab maupun rinciannya, lugas dan jelas. Dengan begitu karya ini bisa dengan sistematis membimbing pembacanya memahami perkembangan Bahasa Indonesia, yang tumbuh dari bahasa Melayu menjadi bahasa yang baru dan modern. Bahasa Indonesia telah masuk dalam jajaran sepuluh bahasa terbesar di dunia.

Tak ada gading yang tak retak. Ibarat gading, karya ini punya retak, tapi tidak seberapa, dan dia tetaplah gading yang berguna.

Beijing, 10 November 1990

Mudiro

前 言

学习、研究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印度尼西亚语和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八十年代,本人曾多次给硕士研究生开过这门课。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化教研室、印度尼西亚—马来文化研究所领导梁立基教授、黄琛芳教授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涂炳立副教授、外文出版社的印度尼西亚专家穆迪罗(Mudiro)先生和陈文献副译审曾先后对本书初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曾得到香港黄道根博士、杨平先生、李肇良先生、陈冠荣先生和印尼工学士苏高佐(Ir. Soekotjo)的资助,在此一并谨致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本书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1年10月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印尼民族和印尼语.....	5
第一节 印尼民族的形成.....	5
第二节 印尼语在世界语系中的地位	10
第二章 印尼语的溯源	19
第一节 古马来语	19
第二节 中期马来语	30
第三节 混合语	35
第三章 印尼语的诞生和发展	45
第一节 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和印尼语的诞生	45
第二节 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的语言政策	48
第三节 荷兰殖民当局的御用工具——图书出版局	52
第四节 日本占领时期的印尼语	54
第五节 八月革命后印尼语的蓬勃发展	55
第四章 拼音方案的不断改进	68
第一节 奥帕胡森方案和苏宛第方案	68
第二节 革新方案和马印方案	72
第三节 新拼音方案	73
第四节 改进的拼音方案	75
第五章 印尼的地方民族语与方言	80
第一节 几个重要概念	80
第二节 地方民族语	82

第三节 方 言	91
第六章 印尼语的借词	99
第一节 借词的产生	99
第二节 印尼语中借词的特点	102
第三节 印尼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	112
附:印尼语中汉语借词一览表	123
第四节 印尼语中借词构成的条件与分类	158
第七章 印尼语发展中的若干现象	163
第一节 语言和语音结构的变化	163
第二节 词缀作用的变化和新词缀的产生	170
第三节 词的发展和变化	180
第四节 句式的发展和变化	187
第八章 印马积极谋求两国语言的统一	191
第一节 印马促进两国语言统一的努力	191
第二节 印马语言统一面临的问题	193
第三节 印马两国语言统一工作的展望	203
参考文献	208

导 言

一、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印尼语发展史是研究印尼语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学科。它属于语言学的范围。它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印尼语的溯源、印尼语的形成、印尼语发展中的各个阶段及其社会背景、印尼语发展中的内部因素及其特点、印尼语的发展趋向等。

二、印尼语发展史的功用：印尼语发展史是揭示印尼语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在研究印尼语言和社会中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 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印尼语。与许多别的语言一样，印尼语内部的各种语言现象是纷繁复杂的。例如我们将 20—30 年代印尼图书出版局(Balai Pustaka)的文学作品与 40 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相比较，就会发现前者的句式比较严密、固定，后者的比较灵活、多样；前者的词汇受米南加保语的影响大，后者则受爪哇语，特别是雅加达方言的影响大。这是为什么？学习印尼语发展史，我们就能了解印尼语各发展阶段的特点，以便更熟练地运用印尼语。

2.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印尼语的其他学科。因为印尼语发展史，与印尼语的词法学、句法学、词汇学、文体学、词源学、词义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

3. 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尼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例如，从印度语中的汉语借词 *jung*，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上半叶郑和下西洋时专用的宝船——*郑和*。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曾 6 次访爪

哇,7次抵苏门答腊,为促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鉴于研究印尼语历史的重要意义,印尼、马来西亚、荷兰等不少学者曾撰写过这方面的论著。印尼语是从马来语发展来的,因此,印尼语的历史自然与马来语的历史密切相关。

有关马来语、印尼语历史的论著主要有:

(印尼)哈拉哈卜(E. St. Harahap):《印尼语史》(1947);

(荷)特莱韦斯(G. W. J. Drewes):《从马来语到印尼语》(1948);

(印尼)斯拉沫特穆里亚纳(Slametmuljana):《印尼语的发展与语言学》(1955);

(印尼)达梯尔(S. T. Alisjahbana):《印尼语史》(1956);

(荷)德欧(A. Teeuw):《马来语史》(1959);

(印尼)尤努斯(Umar Yunus):《印尼语的形成和发展史》(1965);

(马)沙拉登·哈姆扎(Salaton Hamzah):《马来西亚语发展史》(1974);

(荷)斯坦豪威尔(H. Steinhauer):《印尼语史》(1980);

(马)伊斯迈耳·哈密特(Ismail Hamid):《马来语发展史》(1987),等等。

马来西亚对研究马来语史也十分重视。1981年8月26日第17届印马语言理事会(MBIM)召开之际,印马两国语言工作者一致认为应立即着手编写马来语史,并提出应由马方语言委员会(Dewan Bahasa,即“大马国家语文局”)负责这项工作。

1984年4月21日和1985年3月13日,在马来西亚先后举行了第1、2届马来语史工作会议,计划在15年(1985-2000)内编写出一套马来语史百科全书(共5册),除马来西亚学者外,参

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印尼、英、美等国学者。^①

三、学习和研究印尼语发展史的方法，

1. 学习和研究印尼语发展史，必须密切联系印尼社会发展史。纵观宇宙，万物皆变。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知道，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例如在日本占领印尼时期，印尼语获得空前的大发展。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日本占领当局尊重印尼人民使用印尼语的民族愿望吗？这就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加以探讨。

2. 学习和研究印尼语发展史，必须了解印尼语内部诸因素——语言、词汇和语法及它们的特点。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外部条件。语言本身的特点是语言发展的内在基础，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印度、菲律宾等许多民族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为什么只有印尼语飞速发展，成为印尼的国语，唯一的官方语言，而印地语和菲律宾语不能分别成为印度和菲律宾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呢？这就不能不联系这些语言本身的特点来加以探讨。

3. 学习印尼语发展史，必须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例如我们在比较各个历史阶段中印尼语的不同特点时，应该阅读、研究这些历史阶段中的有关的语言材料，进行具体的对比，努力总结它们的规律，这样才可能有比较扎实的收获。

4. 学习和研究印尼发展史，必须注意辨认印尼语发展的方向。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指出：“关于语言发展的方向，又可以分

① (马)《语言委员会》月刊，1985年4月，第303—306页。

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古代语言循着什么方向达到今天的情况；第二是今天的语言将来要朝哪个方向走。”他又强调说，以上两个方面中，更重要的是后者。联系到研究印尼语发展史，我们应努力探索印尼语发展的规律。

第一章 印尼民族和印尼语

第一节 印尼民族的形成

印尼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大约在 100 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类在印尼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后代。当时,澳、亚大陆还连成一片。在冰川第 4 纪时期(Kala Glacial Wurm),两极的冰水大量融化,把一些较低的地区淹没,形成海洋,使澳、亚大陆分开。印度尼西亚群岛就是由这些海洋中的某些较高的山脉形成的。

怎样知道原始人类曾在印尼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呢?这主要是根据考古学家研究的成果。

1890 年荷兰学者杜布依斯(E. Dubois)在梭罗河畔的特里尼尔(Trinil)村发现一个腭骨。1891 年和 1892 年在这一带又先后发现头盖骨、臼齿和左腿骨等化石。杜布依斯研究这些化石后认为,这是猿人进化到人的过渡生物,称之为“爪哇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是 60 万年前的化石。

“爪哇直立猿人”究竟属于“猿”的范畴,还是“人”的范畴,或者是“猿进化到人的过渡生物”呢?考古学家曾经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它属于“人”的范畴。他们的根据是:爪哇直立猿人的脑容量接近于现代人,而比类人猿大得多,从腿骨看,已能直立行走。由于劳动的结果,上肢已发展为手。特别是 1938 年在梭罗河畔的桑基朗(Sangiran)发现了爪哇直立猿人使用的石斧(这在特里尼尔未曾发现),表明这些猿人已能制造和

使用劳动工具,这正是人的最重要特征。在桑基朗发现的下颌骨化石,从臼齿看,与现代人的臼齿十分相似。

1931-1934年,在梭罗河畔的坎塘(Ngandong),考古学家发现11具头盖骨化石,其脑容量与现代人一样。学者们称其为“梭罗人”(Homo Soloensis)或“坎塘人”。那儿还发现“梭罗人”用于锄地的石器和捕鱼的鱼叉,以及利用火的痕迹。据估计,“梭罗人”生活在1.5万年至3.5万年前这一期间。

1889年杜布依斯在东爪哇多隆阿贡(Tulungagung)附近的瓦查克(Wajak)发现几个头盖骨,它们是1.2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称作“瓦查克人”(Wajakensis),身高为1.30至2.10米,体重估计为30至150公斤。脑容量完全与现代人一样,进入“真人”(Homo Sapiens)阶段了。一些学者认为,瓦查克人可能就是马来—印尼人种。^①

印尼最古老的化石是1936年在东爪哇惹班(Mojokerto)附近发现的“惹班猿人”(Pithecanthropus Mojokertensis)化石。有的学者估计,惹班猿人出现在200万年以前(见昆查拉宁格拉特《爪哇文化》)。但也有人估计为35万年至45万年以前,或60万年以前。

学者们推断的有关年代,有的相距甚大。“但不论怎样,约在40万—50万年以前,爪哇已出现了原始人类是可以肯定的了”。

然而印尼民族的形成,与外来移民有密切关系。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大批原始马来人(Proto-Melayu)从中国云南一带迁至泰国、印度支那、马来半岛直至印尼。当时印尼有小黑人族(Negrito)和韦达族(Wedda)。他

① 努格鲁霍·诺多苏山托主编,《印尼民族史》(Nugroho Notosusanto, Sejarah Nasional Indonesia),1976,第1册,第15页。

们与外来的原始马来人同化或逃至偏远的地区。小黑人族在今天的伊里安的达比洛(Tapiro)等地还有其后裔。而现在苏门答腊南部森林中的库布族(Kubu)、马马克族(Mamak)和苏拉威西西南的多阿拉族(Toala)、多摩那族(Tomuna)、多格阿族(Tokea)就是韦达族的后代。

公元前 200-300 年,从亚洲南部又来了一大批移民。考古学家们称他们为新马来人或续至马来人(Deutero-Melayu)。他们与在印尼的原始马来人通婚,或把他们中的一部分排挤至内地,这些马来移民成了当今印尼民族的主要成分。

关于那些古代的马来人究竟从哪里迁徙至印尼,学者们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说来自占婆(Campa),即今日的越南中部;二是说来自东京湾(Tonkin);三是认为来自中国的云南。尽管存在着不同看法,但一般学者都同意那些古代的马来移民来自亚洲大陆的南部。他们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各种途径来进行考察和证明的。

例如在印尼苏门答腊、爪哇、努沙登加拉群岛等地发现方形石斧,在伊里安等岛上发现椭圆形石斧。这些石斧是印尼氏族公社时期经过琢磨加工过的石器,叫作“新石器”。据德国考古学家赫尔德林(A. von Heine Geldern)的研究,公元 3000 多年前的这两种石斧,是从中国南方传到印尼的。它与大批原始马来人的南迁密切相连。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高劳勃(V. Goloubew)的研究,东南亚的青铜器首先是越南北部的东山(Dong Son)发现的。在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和努沙登加拉群岛以及伊里安查亚等地都发现许多青铜器。据考察,这些青铜器是从外面传入的。印尼社会开始用青铜制造工具,大约是在公元前三百年。这与当时大批新马来人从印支半岛迁至印尼有关。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是他们带来

的“东山文化”的一部分。

1848年英国学者罗干(J. R. Logan)提出一个论点,说印尼民族来自于亚洲的阿萨姆(Assam),或至少与那儿的民族有联系。根据之一是: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几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与阿萨姆的那加(Naga)族有许多共同处,如砍头、纹刺、单身汉的住房形式以及居民的首饰等等。

荷兰著名学者格伦(J. H. Kern)指出,在苏门答腊南部的马来语和北部的亚齐语中,selatan是“南方”的意思。它是由selat(海峡)和后缀an构成的。selatan的原意是“海峡那边”。印尼民族的祖先把“海峡那边”称为“南方”,表明他们本身生活在海峡的北边。从地理上看,这里的海峡不外是指马六甲海峡。由此可见,印尼民族是从亚洲大陆南部迁移过来的。

印尼著名的语言学家斯拉沫特穆里亚纳在他的《努山塔拉民族和语言的起源》一书中,对奥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中的一些语言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他指出马来语中的mati(死)源自亚洲大陆的掸族(现缅甸东部)的掸语(Shan)中的词,通过占婆语,传入奥斯特罗尼西亚区域的其他语言中。请看:

语言名称	表示“死”的词
Campa	matai
Melayu	mati
Bajo	matai
Dayak Ngadu	pampatai
Dayak Kenya	matei
Katingan	matei
Bantik	matei

“死”是基本词汇之一。从马来语“mati”一词的来源,也可以看到马来氏族从亚洲大陆南部迁至马来半岛和印尼的端倪。斯

拉沫特穆里亚纳明确写道：“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迄今被认为属于原奥斯特罗尼西亚或原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系的努山塔拉语中的诸因素，已被证明与（中国）云南高原、南印度地区的诸语言，以及南亚和东南亚陆地的诸语言有着固有的联系。上述语言间的联系表明努山塔拉氏族与亚洲大陆的民族有着固有的联系。”这里的努山塔拉，就是指印度尼西亚群岛。

斯拉沫特穆里亚纳在上书的“中国南部的影响”一节中指出：“进入奥斯特罗尼西亚地区的亚洲大陆的语言因素，并不完全来自一个语系，有证据表明这些语言的发源地要比亚洲东南部沿海地区更远，即不限于交趾支那、柬埔寨的占婆等地的范围。在语言的附加成分方面，不论是南亚大陆的语言，或者是奥斯特罗尼西亚语言，受孟语的影响最大。孟族王国的中心位于缅甸南部马尔达班海湾。影响次之的是帕兰语。帕兰语的中心是纳姆散，即掸族国家北面的达瓦本。然而帕兰语源自中国云南。至今云南省还有不少帕兰族人。”最后，斯拉沫特穆里亚纳写道：“影响奥斯特罗尼西亚语发展的掸语和帕兰语，都源自云南。这样，曾经影响过古奥斯特罗尼西亚语的最北端地区应在云南。”

中国学者倪大白在1988年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的论文。文中选用了壮傣、侗水、黎三个语支中的几个主要语言跟南岛语系（即奥斯特罗尼西亚语系）的印尼语并参考台湾高山族的阿眉斯语、布嫩语以及海南岛的三亚回族语言作了一些词源比较。对比的材料约2400多词条。最后，倪大白指出：“我国壮侗语族诸语言的系属问题，通过上述部分语族同源词或语支同源词跟印尼语的对比，其间虽然经历了从多音节简单化为音节，从无声调变为有声调这样巨大的变化，但这些词语的基本面貌源自南岛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却是比较清楚的了。”“对壮侗语族诸语言来说，目前比较科学的提法，可以称为